

轻风动帘影，微拂半卷宣

——追忆父亲王鹤滨

父亲的画桌上，宣纸、笔墨依旧，但他走了，很突然地离开了。2018年9月10日晚，父亲王鹤滨在与我和妻子温馨的谈笑中忽感心脏不适，虽经医生尽力挽救终没能再回到我们身边，于11日晨4时，走完了他充满拼搏与激情的绚丽人生，身后留给我们乐观爽朗的音容笑貌、勤奋钻研的医学宝库，还有无尽的深深思念。



父亲王鹤滨、母亲叶丹、儿子王子延、儿媳邱平、孙子王博赞

父亲的一生是坚强和勤奋的一生。自14岁1938年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延安先后担任军委卫生部相关部门的医生和负责人，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生活秘书，曾同时兼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的保健医生。他在毛泽东主席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身边亲历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和解放全中国的事业，并有幸在1949年10月1日陪同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既是艰苦的，又是伟大和光荣的。父亲对毛主席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感情，他赞扬主席的简朴、谦和、平易近人，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书写出版了十多部纪念毛主席的著作，其中《紫云轩的主人》、《伟人毛泽东》等从不同方面还原红墙内的真实往事，记录了领袖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

父亲的一生是践行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做人他耿直率真、襟怀坦荡、为他人着想，就算文革中曾用铁棍伤害他的人多年后还来就诊。做事他廉洁果敢、坚持原则，不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从不为私利而斤斤计较。对生活，他简朴随性、不求任何奢华，在中南海工作，也从不贪恋公家的一针一线，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在家庭，他处处为妻子、儿孙着想、惦念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没有给自己留过多少享乐时间。下基层锻炼，他不算计职级权贵，一心扑在科研一线。文革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他不计个人得失和艰苦，潜心钻研中医理论，认真挖掘中医疗法为当地百姓治病，被方圆百里称为神医。返回领导岗位没向上级伸过一次手喊过一次冤，甚至放弃升职的机会积极离休进入自己热爱的医疗事业。父亲一生扶弱济贫无私帮助过很多人，抚养妻子年幼的弟妹，扶助白洋淀的亲戚朋友，积极培养医疗方法的传承人，悉心为患者诊病，就在自己身患肺积水重病时还急切的操心、叮嘱我们癌症患者的药切记不能断。

父亲的一生是潜心科研、努力开拓、治病救人的一生。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并回京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家中向总理做汇报。从战争年代的儿童团到新中国的第一位国医、从文革中的“赤脚医生”，到新世纪的“执业医师”，他数十年潜心钻研中西医结合治疗创新，国际首创了横纹肌病因理论，在治疗各类疑难疼痛病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他独创的受寒性肌炎治疗方法为无数患者减免了痛苦，让许多患者脚落了地、挺直了腰。他研发的多种特性中药为各类患者，特别是血栓和癌症患者带来了新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论著和医方。

父亲的一生也是潇洒和绚丽并圆满的一生。他崇拜毛主席知识的渊博、诗赋的恢弘气势、书法的洒脱率性。他自幼酷爱书法和绘画艺术，但工作的繁忙使他没有时间发挥。离休后他刻苦练习师法前贤，同时认真研究分析毛主席的书法艺术，著述《行草书圣毛泽东》等，笔耕终日不辍，终成就有一定声誉的书画名家，他的书画同样传承了恢弘和洒脱率性，给我们留下的是气势的冲击、率性的飘逸。2018年7月，我们为他整理数月，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其权威出版物《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大红袍”中编辑出版的王鹤滨书画作品集，终于版成运抵家中，他的高兴心情溢于言表。书中有美术界权威黄永玉、何家英先生等书画大师做的点评：“大智藏锐，不随人作计，小中见大，拙中见巧”、“赏罢王老师的作品，真有如醉茅台五粮液、若饮清泉爽神情、举头天宇蕴玄机、低头万物藏河山之感”。看父亲的书法如见其人，刚毅、坚定、大气、无拘无束，他的书法风格映射出了他的人格特质和魅力。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儿孙晚辈也大多在专业之外喜爱绘画与摄影艺术，喜欢发现自然的美，容易被任何美好的事物所感动，这是父亲带给我们的人生之幸。

父亲的脚步永远都是那么坚定、迅速，他的离去也是那么干脆、平静，没给我们更多努力

的机会，让我们倍感心痛。他给我们终日厮守的时间太短太短，我们能尽孝的机会太少太少，我们想为他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我们为他的很多计划还没有实现，多希望他能再多停留一下匆匆的脚步，让我们再叙叙家常，让我们再完成些许他的心愿 ……

父亲在一年中最美最成熟的季节走了，他生如春花绚烂，逝如秋叶静美。他刚毅坚强，飘逸洒脱，仁爱慈心，有这样一位父亲是我们的幸福。

母亲九十二岁了，年龄的关系短期记忆不好但心智仍如当年聪慧。当晚她忧心忡忡要去医院探望，不得已阿姨给吃了安定才昏昏睡去、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慢慢清醒，好在忘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七十多年相濡以沫、互相倚靠，我们担心身体不能承受而没有告诉她他的离去，我们原样收拾好父亲的房间、床铺，画桌上仍摆放着摊开的笔墨纸砚，仿佛父亲还在挥毫泼墨的样子，留给她慢慢怀念。每当她路过父亲的房间，总会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没有收拾妥当，也会时常问我们，“爸爸去哪儿了？”，我们常常回答“您忘了，他出诊去了呀”，“哦，他总是这么忙忙碌碌！”，妈妈信了。

阳光透过窗帘洒在画纸上，闪着长长的霞光，好像父亲飘逸的发丝。我们都愿意相信，这位一生不肯歇息、不停忙碌的老人——出诊去了！

王子延 邱平

2018年9月18日